

为了牧民少走 5 公里路

这位新疆警察凭“一己之力”造了座桥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张晓龙、路一凡)57岁的新疆裕民县察汗托海村村民库力木汗·巴依木汗的家建在一处高高的山坡,坡下山谷淌着一条10余米宽的河,河对岸是车站、商店和一座座牧民的砖房。

寒冬腊月,河面结了一层冰,透过冰面能看见淙淙流水。“幸好我们有桥。”库力木汗说,4年前,一座架在河上的铁桥,使她从家到河对岸距离由五六公里缩短到两三百米。

牵头造桥的人是牧区一名青年民警。2016年夏天,塔城边境管理支队察汗托海边境派出所民警帕尔哈提·艾合买提和妻子散步时遇见库力木汗满头大汗、正吃力地领着孙女到村口赶公共汽车。

如果库力木汗大妈能像年轻人那样踩着鹅卵石或破木板蹚水过河,她到车站的距离只有数百米。但长年转场放牧的她患有严重关节炎,不能涉水渡河,只能从家沿着山梁步行到3公里外的公路桥过河,之后再走3公

里回到村口。

“修座小桥吧?”细心的妻子提议。帕尔哈提在村里工作近7年,作为边境派出所民警他常教大家预防诈骗、解决草场纠纷、寻找丢失牛羊、解救遇险车辆,但还没想过修桥。

帕尔哈提决心造桥。37岁的他毕业于师范大学体育专业,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和熟练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交流能力,但从未造过桥。

夫妻俩估摸造桥需要花3000元,计划邀请懂电焊和木工的村干部艾林担任总工。热心的艾林欣然接受还不收报酬,但他要求预算提高到1.2万元。他交给帕尔哈提一份包括水泥、铁、木头等的采购清单。

帕尔哈提硬着头皮和妻子商量:“咱家车明年再买吧?”“没事,先把桥建上!”原来,夫妻俩刚存够4万多元,想买辆小轿车,方便妻子周末载着儿子从25公里外的县城开到山里的派出所团聚。

桥终于开工了,帕尔哈提和艾林却常常

发现零配件不够,在县城的妻子只能一趟趟到建材市场补货,再找车给牧区发货。

过了1个月,当帕尔哈提带着15个民警、护边员、牧民把1吨多重的铁桥扛到河岸架桥时,发现桥的长度短了5米。业余的造桥团队在河水水位较低时测量河流跨度,却忘记夏季水位会因降雨增多而上涨,河面也会随之变宽。

帕尔哈提只好向远在吐鲁番市的母亲求助。铁桥长度加长5米,浩浩荡荡的队伍扛着铁桥再次来到河边。这一回,17米长、90厘米宽的铁桥横跨小河两岸,兴奋的人们在新桥上来来回回地走。

10天后,洪水冲毁了铁桥一侧桥墩,差点卷走整座铁桥。帕尔哈提认真查看现场发现,河右岸桥墩建在松软土河坝上,不够牢固,桥面离水面又太低。

他和艾林等人在河岸两侧各打下一个1.5米深的地基,再用焊接、水泥浇筑等法子,把铁桥牢牢固定在地基上。

桥终于造成了,帕尔哈提将它命名为“爱民团结桥”,还在岸边立下一块牌子,注明过桥注意事项:儿童不能单独过桥、洪水来时不能过桥等。

牧民四季转场,住在山坡上的人时多时少,数不清有多少人走过小铁桥。牧民感激帕尔哈提,原先只将他视为客人,现在却把他当亲人。在复杂的边境地区,牧民在他办案时帮忙寻找线索,得知他的妻儿进山时会热情招待。

去年,帕尔哈提告别工作11年的察汗托海、调到另一个边境派出所。离开时,他放心不下小铁桥:护栏铁丝网松了怎么办?桥边土坡冬天太陡太滑……

“村里会解决这些问题。”察汗托海村党支部书记叶先花说,村里会承接小铁桥维修加固工作,会在桥边土坡砌筑台阶方便群众上下,让“爱民团结桥”带给牧民的温暖一直延续下去。”

穿越『中国天眼』电磁波宁静区

『与全世界失联两小时』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齐健)“中国天眼”电磁波宁静区,是除了戈壁、沙漠、冰山、原始森林等地球上无人区外,环境电磁辐射最低的地区之一。穿越电磁波宁静区,会有“与全世界失联”的感觉吗?

“您已进入‘中国天眼’电磁波宁静区核心区。”访客们的目的地是“中国天眼”观景台,它在望远镜东侧的山顶上,是这座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唯一的打卡点。

穿行在贵州省平塘县航天天文小镇前往观景台的柏油公路上,时不时会有醒目的提示牌提醒人们,已进入电磁波宁静区保护最严格的区域,手机信号也一下子从几乎满格变成“掉线”状态。

北京大学教授李柯伽说,通常情况下,现代人待在电磁辐射源——手机旁边才会愉悦。发明交流电的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经常坐在远超安全辐射标准的电磁线圈旁,事实证明也没什么伤害。穿越电磁波宁静区,人体本身不会有特别的感觉,最大的感觉来自手机“失联”。

“与全世界失联2小时”可能是穿越电磁波宁静区,去“中国天眼”观景台往返途中最大的意外收获。少数人可能会因此短暂焦虑,但大多数人都会享受这摆脱手机束缚的时间段,享受告别城市喧嚣和手机打扰的宁静。

这份宁静,是为了给“中国天眼”观测运行营造良好的电磁环境。20多年前,南仁东、彭勃等科学家到平塘县大窝凼一带考察时,当地村民家没有家电、手机,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很适合建射电望远镜。如今,家电、手机早已走入当地寻常百姓家。

为保障“中国天眼”全生命周期科学观测的电磁环境,在国家有关部门和贵州省支持下,继2007年居住在大窝凼的12户村民搬迁后,平塘县先后对核心区内外各个村寨实施移民搬迁,关闭了核心区内及其周边所有通信基站。

电磁波宁静区核心区里的搬迁户,有的搬迁到天文小镇,有的搬迁到毗邻小镇的安置小区,都借着科普旅游的发展端上了新饭碗。

“离开家,心里肯定恋恋不舍,但为了国家发展,我们必须支持。”曾居住在大窝凼的村民杨天觉说,以前的大窝凼封闭落后,搬离大山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搬迁后,不少移民原先耕种的土地种上经果林,拆除房屋建筑的宅基地全部复垦复绿。如今的“中国天眼”电磁波宁静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身在其中虽与外界“失联”,却可以与大自然相拥。

村里娃的“候鸟课堂”

新华社南昌1月30日电(记者程迪、张璇)江西都昌县多宝乡樟树许村的候鸟书屋内,孩子们正津津有味地翻阅与候鸟有关的图画书。大雁、小天鹅、苍鹭……一旁的墙上,有一张马影湖手绘地图,几个孩子尝试用五彩吸铁石标出候鸟的位置。

这所鄱阳湖畔的候鸟书屋开设于2020年下半年,是一个以候鸟保护为主题的农家书屋。

“这是专门为村里孩子们打造的候鸟学习乐园。”候鸟书屋负责人、多宝乡马影湖大雁保护协会副会长许小华说,书屋现有数百册湿地及候鸟保护书籍。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国际重要湿地、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每年抵达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有数十万只。

樟树许村地处马影湖边,这片水域既是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第一站,也是候鸟北归集结的重要驿站。每年3月至4月上旬,大量候鸟在此集结,补充体能后列队北迁。

“我们附近的村民都很喜欢候鸟,但大家以前普遍都不懂鸟。”许小华说,尤其对鸟类种群的保护等级和相关法律法规不清楚。

2014年,在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支持下,周边村民自发成立候鸟保护协会,主动承担日常巡护工作。“协会成员都是村民,平时都在农田劳作,但巡护任务一天不减。”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跃说,这一做法极大地充实了候鸟保护的民间力量。

“学会与候鸟共处共生,是每名村民的必修课。”许小华说,保护候鸟的意识开始代际传承,“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要从娃娃抓起”。

为此,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有关基金会共同筹建候鸟书屋。

每周末,樟树许村小学教师江国女就会带着班上13个孩子来到书屋。她说:“希望他们学会辨鸟、护鸟。”

不仅提供候鸟书籍,书屋还定期面向孩子推出自然课,邀请候鸟保护人士前来授课。

75岁的候鸟医生李春如是自然课的第一位授课人,他的候鸟医院就在马影湖旁。李跃也是授课人。他曾为守护候鸟栖息地与不法分子斗争。

“鄱阳湖生态环境和湿地候鸟保护工作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些孩子未来是村庄的建设者,也是这片湿地的守护者。”李跃说。

穿行黑暗护春运的“守隧人”



看守工廖成根(左)与工长罗昌伟检查隧道内钢轨轨面状态(1月30日摄)。在广西河池境内黔桂铁路线上的邓山隧道,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州工务段的4名看守工轮值值班,依靠手电筒在黑暗中穿行,及时巡查隧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隐患,确保每天经隧道运行的59趟客货列车春运安全。邓山隧道全长773米,是一个需要人员全天候看守的铁路隧道。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秦巴天堑中,这座城市走出坦途

新华社西安1月31日电(记者邵瑞)在中国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小城市中,位于秦巴山区的陕西安康市并不显眼。

这是一座山大沟深却又四通八达的城市。

开着汽车走在一路青山绿水相伴的高速路上,退休不久的当地人吕凤军回忆说:“放在以前,在这里的崇山峻岭间穿行,绝不简单。”

“上世纪70年代,从安康城区到安康下辖的岚皋县,需要‘坐上’没有座位的卡车,走整整一天。卡车沿着弯急坡陡的盘山险路行驶,司机战战兢兢,乘客提心吊胆。因为路上没有桥,卡车还要用船摆渡过河。”吕凤军说。

要想富,先修路。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政府狠下决心,耗时四五年建设了一条70多公里的山区公路,贯通安康城区和岚皋县城。当时的工程预算捉襟见肘,过河的大桥有了,但架座小桥就能过去的山谷,还得贴着山腰绕上一大圈。但人们还是满足了很多,毕竟路途从一天艰难到达,变成了一天轻松往返。

那时,对于一座较为偏远贫穷的山区城市来说,类似程度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其经济水平算是大体匹配了。毕竟,这里没有拿得出手的油气矿产资源,没有像样的传统制造业布局,没有足够富裕的消费人群,甚至没有足够面积的平整耕地。加上天然的交通不便,这里几乎完美地避开了发展经济的全部有利要素。

以这座城市的财力,高等级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航空业……是它难以想象的“奢侈品”。

幸运的是,在国家经济腾飞的大潮中,这

这是2019年4月7日拍摄的安康市城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座城市并没有被落下,它和许多“小兄弟”一起搭上了发展的快车。

国家数十年间的持续投入,与不间断的财政转移支付,为这座城市强健了筋骨,注入了血肉,丰满了羽翼。当地人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也一件件变为现实。

吕凤军说,如今从安康城区开车去岚皋县城,高速公路上的旖旎风光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这条双向4车道的高速公路是2020年底新修通的,遇山开洞,遇沟架桥,驾驶者全程没有太多转动方向盘的机会。这条路的通车,也标志着安康市下辖的九县一区全部通高速。

崭新的安康富强机场也在2020年建成投用,新机场没有巨大豪华的航站楼,却能满足A320尺寸级别的客机起降。当地政府还在努力协调各大航空公司,争取在新机场部署尽可能多的航线。

苗族夫妻坚守『百鸟衣』

守在深山村,做了大半辈子苗族服饰,50岁的苗族汉子朱守财和妻子依然乐于山里生活,从不羡慕外面的世界。

朱守财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兴华水族乡摆贝村的一位村民,他觉得与妻子一起种田、做衣,平静、自由而又充实地过一辈子就很好。虽然夫妻俩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100多公里外的州府凯里,但他们却不断把深山的“精彩”带给世界。

摆贝村是一个仅有477户、2352位村民的传统苗族村落。深山之上,村中吊脚楼鳞次栉比,一栋栋老屋历经岁月洗礼后透着历史的久远。

让人称奇的是,这里的家家户户还保留着苗族人传承下来的制衣传统,尤其是制作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的苗族百鸟衣。

“这个村是百鸟衣的原生地,最大特色是‘家家都做百鸟衣,家家都有百鸟衣’。”村支书侯渊介绍,虽然每家每户都会做百鸟衣,但长期做来售卖的只有3户人家,朱守财夫妻正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对。

苗族百鸟衣一般为苗族祭祖等重要节庆时使用,其由上衣、裙摆等部分构成,裙摆下缀有羽毛坠。整件衣服绣有大量花鸟虫鱼图案,集平绣、堆绣、打结绣等手工绣技艺为一体,体现了苗族刺绣的最高水平。纯手工制作一件百鸟衣需耗时约一两年。

“我家百鸟衣上的每一个图案及其绣法都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图案背后隐藏着故事,可以用苗族语言唱出来。”妻子潘老拉坐在家中的制衣桌旁,用苗语边说边唱,朱守财则负责为其翻译。因为没上过学,也没怎么出过门,潘老拉还不太熟悉用汉语表达。

做工精湛、色彩明艳、图案奇特、内涵丰富……以百鸟衣为代表的苗族文化赋予了苗族人神秘的气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摆贝村就有旅游散客前来观光旅游、探寻文化,不少人对苗族蜡染、百鸟衣等服饰着迷,愿花大价钱购买。

“18岁我结婚的第二年,我老婆的一件百鸟衣卖了28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朱守财说。

觉得做服饰有前途,朱守财当即决定向妻子学艺,以此谋生。这些由女性掌握的技艺过去一般只有女性才学。“我老婆从小跟她妈妈学习技艺,她会做苗族蜡染和刺绣,更擅长做百鸟衣。”他说。

忙时务农,闲时制衣。30多年来,夫妻俩除了有一次到凯里待过一段时间外,绝大部分日子都在村里度过。因为手艺好、产品质量高,他们接到的订单不断,所售蜡染和百鸟衣甚至由外国游客带到了海外。

最近几年,朱守财和潘老拉每年能挣四五万元。“钱挣得不多,但我们很满足。”他说,尤其是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他俩只想把手艺更好地传承下去,把苗族人的“精彩”带给世界。

他说,最近5年,由于国家脱贫工作的推动,摆贝村修建了通村路、串户路,村容村貌也变得干净整洁,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和旅行团来到村里。

“他们不仅用双眼欣赏苗族蜡染和刺绣,还用双手体验制作技艺,我和老婆也因此变成了传授技艺的老师。”朱守财说,他们既教“村外人”,也教村里的孩子,逐步把苗族技艺发扬光大。(记者罗羽)新华社贵阳电